

陳登群（四姐）：
肯拚，就一定能
在香港站住腳

►陳登群（四姐）開辦私房川菜館，成功吸引眾多名人成為她座上客。大公報記者麥潤田攝



大公報記者 張琪

徐偉良：重慶依山傍水，坡陡路窄，和香港好像。非常愛重慶的生活，因為這裏很有發展機會。

►香港人徐偉良，英文名Dino，在重慶從事餐飲業。大公報記者韓毅攝



大公報記者 韓毅

麻辣飄香留住港人心



香港

在香港，一說起川菜館，四姐的名字可以說是響噹噹的。「四姐川菜」隱藏在銅鑼灣繁華的鬧市裏，除了讓人垂涎三尺的麻辣香味，還有一股暖暖的人情味。來自重慶的老闆娘兼大廚四姐，不僅會對著熱騰騰的大鑊炒出地道川菜，還不時走出廚房與客人笑談淺酌，教客人炒幾道小菜，成功吸引馬雲、馬化騰、周星馳、周慧敏、楊千嬅、梁朝偉、劉嘉玲等名人成為她的座上客。

在大城市創出一片天，談何容易？每一步，都是四姐拚出來的。她早年在重慶煙草公司有一份安穩的工作，但22歲時放棄一切來到香港。當時，只有初中文憑的四姐只能到餐廳打工，「剛來的時候，想當服務員都沒人要，因為不會講廣東話。」為了生存，她只能到餐館洗碗，「裏面的艱辛說不清，道不完，但來到了香港，就一定要做出一番成績！」

拚命做事 兩天工作一天完

正是這份闖勁，讓四姐漸漸融入香港的生活，她先後在台灣公司做貿易業務，又到政府福利機構工作，「拚命做事，別人兩天的工作（貿易單子），我爭取一天就做完，要別人看得起自己，就更努力地工作，要比別人做得更多。」四姐在港的日子逐漸上了軌道，但事業卻依然很遙遠，直到香港回歸那一年，她在灣仔開了一家專賣四川麵線的小店「Q啖川麵」，終於有了「四姐川菜

」雛形。

「當時我沒想搞什麼事業，只想多認識幾個老鄉。」四姐說，當時整個香港川菜館數量寥寥可數，後來經過一個日本朋友鼓勵才創辦「四姐川菜」。回想20年來的點點滴滴，四姐說：「肯拚，就一定能在香港站住腳。」她笑言，自家餐廳廚藝絕對稱不上出眾，但能留住客人都只是「人情牌」，「十個顧客中，有一半以上都已變成我的朋友，還有幾對我看他們戀愛、結婚、生子。」

港人對川菜認識愈來愈多

這幾年香港的川菜館如雨後春筍般湧現，但四姐依然堅持沒有擴大規模，「如果我都開幾家，我這些老朋友去哪家店找我呢？」她又稱，以前香港人對四川菜的認識還不如日本人，但現在他們對川菜的認識愈來愈多，「他們會跟我們聊菜式，對內地這幾年的發展也愈來愈感興趣，我有時候還會教他們兩句『川普』。」她的生活已經在這座城市扎根，「香港已經變成了我最不捨得離開的地方。」



▲「四姐川菜」除了讓人垂涎三尺的麻辣香味，還有一股暖暖的人情味。大公報記者麥潤田攝



港渝共闖舌尖上的天地

美食家愛上重慶生活



重慶

「2003年SARS之後，我第一次到重慶，從江北機場『打的』到解放碑，沿途很多建築物都很破舊，只有到了解放碑才有大都市的感覺。十幾年前，下雨後走在重慶街上褲子會被弄髒，全是泥。」徐偉良回憶說。而講到重慶的變化，他更加欣喜：「如今重慶街道整潔乾淨。現在從江北機場到解放碑，高樓林立。重慶已是國家中心城市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。」

凌晨尋毛肚 深山學製酸辣粉

對於美食，徐偉良不僅喜歡品嚐味道，更愛發掘美食及其背後的故事，他去了重慶很多地方。為了找到最好的毛肚，他凌晨四時到南山屠宰場尋找水牛毛肚；為一碗美味的酸辣粉，他可以遠赴武隆深山學習酸辣粉

製作。「我熱愛美食，在重慶打造的美食館，希望把當地傳統美食全部集中到一起。一年多時間，在重慶各區縣四處尋覓，經過篩選，集中了幾十家重慶特色美食。西班牙餐廳Parador開業，當時我心裏也打鼓，擔心生意不好做。開業後讓我很意外，七個月就回本了。」為了讓重慶人品嚐到地道的絲襪奶茶、菠蘿包、燒鵝等港式風味，他開了港式茶餐廳「小廚港作」。「希望讓顧客感受到香港某個街角老冰室裏的時光記憶。」

港企赴渝投資尋商機

在重慶生活十四年，徐偉良見證了山城的高速發展，也見到港企不斷赴渝投資。「隨着渝港兩地交流的日益緊密，愈來愈多的港人赴重慶發展，尋找商機。以前大部分港人到重慶發展都和房地產有關，現在重慶的服裝、食品、珠寶、物流、金融、知識產權、餐飲服務業等諸多領域都有港人的身影。也有很多重慶人到香港發展。飲食行業中，重慶的火鍋、麵、酸辣粉等，都在香港開店。」

數據顯示，截至2016年底，港資在重慶累計項目超過2800個，實際投資超過3200億人民幣；而在香港上市的重慶企業累計達13家，總市值55億美元。



▲重慶山城「棒棒軍」



▲港人在重慶打造的西班牙餐廳「Parador」。大公報記者韓毅攝

「沙士期間生意反而異常好」

【大公報訊】記者張琪報道：2003年沙士疫情、2008年金融海嘯，對香港經濟的衝擊依然歷歷在目，但「四姐川菜」卻在一班忠實的食客支持下，走過一道又一道的坎，老闆娘四姐笑說「沙士期間生意反而異常的好。」

有人說香港人「冷漠」，但在這生活逾30年的四姐不禁反駁說，「那是你不了解他們。」2003年沙士疫情在香港爆發，餐飲業首當其衝受到影響，不少餐廳倒閉，但「四姐川菜」預約電話卻絡繹不絕。四姐回想起當年，馬上學起一班熟客的語氣說，「四姐，你這今天滿座嗎？不滿我就過來吃飯。最

後，我店在沙士期間生意反而異常的好。」

其實，不少投行精英都是四姐的擁躉食客，四姐曾經欠缺資金周轉時，都是他們出資幫忙解決。不過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時，不少食客慘遭裁員減薪，四姐就自掏腰包，不時請一眾熟客喝酒，「都來這聚一聚，傾訴苦水。」她還記得，當時有一個剛跳槽到「雷曼兄弟」的高層，上班不夠三天，新公司就已經倒閉了，一個人落寞地在餐廳吃飯，「我能做什麼，就是聽他訴苦，請他喝杯酒，排解心中的鬱悶，到現在他還會不時來我這吃飯，喝兩杯。」



▲碗雜麵

最愛坐小板凳吃碗雜麵

問及對重慶印象最深之事，徐偉良笑言，「是重慶很有代表性的山城『棒棒軍』。當時根本不了解他們，乘出租車，車還未停穩，『棒棒軍』就衝到出租車後備箱提行李。哇！幹嘛？搶行李？我還以為被搶劫了。」徐偉良大笑。「後來在重慶生活一段時間，爬坡上坎，才明白『棒棒軍』這個行業很好。有很重的物品，需要人幫忙，隨時招手叫『棒棒』，他們都會幫你搞掂。」

「我特別喜歡吃重慶花市碗雜麵

，第一次見到很多人坐在店鋪外面的小板凳上吃，感覺很過癮。當時還覺得不好意思，後來就習慣了。」

現在比重慶人還愛吃辣，坐在店鋪外的小板凳上吃麵很有地域風格。一排人坐在小板凳上吃麵，看上去很壯觀。」

如今已完全融入了重慶生活的徐偉良，用並不標準的重慶方言說，「在重慶，生活很巴適（舒服），喜歡重慶人的耿直，有話直說。」